

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西藏七地市的实证分析

毛袁琴 李天皓

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藏 拉萨 850000

【摘要】：西藏受地理约束与传统金融排斥制约，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数字普惠金融为其提供了破局路径。本文以2011-2023年西藏7地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匹配“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机制。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西藏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2）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干预是关键传导渠道；（3）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城镇化地区效应更强。本研究旨在为数字金融服务高原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西藏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

DOI:10.12417/2982-3382.25.05.016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资源配置枢纽，是支撑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引擎。西藏作为西部边疆、民族聚居区与重要生态屏障，其经济发展事关区域协调、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但受高海拔、人口分散等条件制约，传统金融供给不足、服务“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数字普惠金融依托数字技术降低服务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为破解西藏金融排斥提供了新路径。现有研究已证实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其在西部民族地区效果更为突出，但仍缺乏针对西藏极端地理、特殊经济与多民族聚居特征的专项实证，且未结合生态优先、产业特色等区域属性深入挖掘作用机制。为此，本文采用2011—2023年西藏七地市面板数据，匹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其对西藏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异质性与作用机制揭示其独特赋能路径。

二、文献综述

普惠金融理念于2005年联合国“国际小额信贷年”提出，核心是通过可负担金融服务缓解金融排斥。2016年G20杭州峰会确立数字普惠金融框架，其依托数字化技术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效率，拓宽了金融包容的广度与精度。现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从宏观增长、居民收入消费^[1]、产业升级三个维度发挥作用，且效果因地区发展水平存在异质性。

此外，学界从多维度探究经济增长驱动机制：要素投入层面，传统研究关注物质资本、基础设施等支撑作用，近年更重视人力资本与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2]；制度政策层

面，国际贸易与外资引入被证实能显著推动增长^[3]；区域发展层面，绿色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已成为研究重点^[4]。

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是金融地理学与发展经济学的重要交叉议题，现有研究已从宏观效应向微观机制深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5]、优化资源配置^[6]、促进技术创新发挥赋能作用。但既有研究存在局限：多聚焦东中部区域，对西藏等高原区域探讨不足，且缺乏“金融—生态—社会”多目标协同框架。为此，本文采用2011—2023年西藏七地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其影响，为理论完善与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金融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对于地处高原、地广人稀的西藏具有特殊意义。西藏地理阻隔明显、交通体系滞后，传统金融服务难以有效覆盖农牧区。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技术突破地理限制，为偏远地区居民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金融排斥问题。其促进西藏经济增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缓解融资约束，为农牧民和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激发创业活力，提升区域创业活跃度；促进消费增长，释放农牧区消费潜力。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对西藏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西藏作为民族地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通过完善数字基建、推进普惠金融示范区建设、实施优惠政策，为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提供支撑；通过产业政策引导金融资源

作者简介：毛袁琴（2000-），女，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李天皓（2002-），男，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配置, 强化协同与精准滴灌。但政府干预需适度平衡。基于此, 提出假设:

H2: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强政府干预促进西藏经济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三方面推动产业升级: 为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资金; 引导资本流向文旅、清洁能源等特色产业; 依托金融支持激发创新, 延伸产业链。产业结构升级推动要素向高效部门集聚, 提升经济效率与增长质量。基于此, 提出假设:

H3: 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西藏经济增长。

四、研究设计

(一) 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藏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公报及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数据做以下处理: 剔除统计口径不一致及核心指标连续缺失三年及以上的样本, 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双边缩尾处理, 并对部分变量取对数。经上述步骤处理后, 最终获得91个“地市一年度”平衡面板观测值。

1. 被解释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GDP)。本文选取“人均实际生产总值(亿元)”作为衡量指标, 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2. 解释变量

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衡量。为便于系数解读与避免量纲影响, 在回归分析中对该指数进行除以100的处理。

3.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IND):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政府干预(GOV): 地方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亿元)取对数

4. 控制变量

a. 消费者稳定(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取对数;

b. 教育水平(EDU): 普通中小学在校生人数取对数;

c. 城镇化水平(Urban): 常住城镇人口/常住总人口。

(二) 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基于前述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为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对进行检验:

$$GDP_{it} = \beta_0 + \beta_1 DFI_{it} + \beta_2 CPI_{it} + \beta_3 EDU_{it} + \beta_4 Urban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1$$

其中, i 代表地区, t 则代表年份, β_1 为弹性系数,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以检验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干预在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GDP_{it} = \beta_0 + \beta_1 FAI_{it} + \sum \beta_2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2$$

$$M_{it} = \gamma_0 + \gamma_1 FAI_{it} + \sum \gamma_2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3$$

其中, M 为中介变量, $Controls$ 为控制变量集合。

五、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如表1所示: GDP的均值为10.419, 标准差为0.527。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高, 但存在一定差异; 数字普惠金融(DFI)的均值为1.683, 样本整体处于中等偏上的发展水平。其余变量其余变量分布合理。

表1 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Obs	Mean	Std.dev.	Min	Max
GDP	91	10.419	0.527	9.342	11.378
DFI	91	1.683	0.760	0.189	2.911
CPI	76	4.630	0.011	4.609	4.655
EDU	91	11.174	0.707	9.625	12.116
Urban	91	0.357	0.179	0.050	1.029

(二) 基准回归分析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 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且稳健的促进作用。

表2 基准回归分析

	(1)	(2)	(3)	(4)
	GDP	GDP	GDP	GDP
DFI	0.471*** (33.04)	0.474*** (22.09)	0.505*** (14.75)	0.504*** (15.19)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时间	YES	YES	YES	YES

效应				
常数项	9.626*** (368.13)	9.613*** (71.50)	-3.649 (-0.51)	-4.351 (-0.59)
N	91	91	75	75

***1%**5%*10%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被解释变量：以地区生产总值对数 (gdp) 替代人均 GDP 取对数，结果见表 3 前两列。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未因变量测度方式改变而发生质变，核心结论稳健。

2. 剔除 2020 年疫情极端值：结果见表 3 后两列，结论仍然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GDP	(2) gdp	(3) GDP	(4) GDP
DFI	0.221** (2.274)	0.144*** (3.270)	0.221** (2.274)	0.211** (2.21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0.282 (0.043)	2.009 (0.680)	0.282 (0.043)	1.466 (0.224)
N	75	75	75	71

***1%**5%*10%

(五) 作用机制检验

产业结构升级路径：DFI 对 IND 的系数为 0.612 (1% 显著)，说明 DFI 促进产业升级。列(2)中 DFI 系数 0.457，IND 系数 0.079 (5% 显著)，表明 IND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政府干预路径：DFI 对 GOV 的系数为 0.755 (1% 显著)，说明 DFI 增强政府干预。列(4)中 DFI 系数 0.464，GOV 系数 0.054 (10% 显著)，表明 GOV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 4 作用机制检验

	(1) IND	(2) GDP	(3) GOV	(4) GDP
DFI	0.612*** (8.170)	0.457*** (16.778)	0.755*** (10.236)	0.464*** (16.110)
IND		0.079** (2.486)		

GOV				0.054* (2.19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常数项	-5.824 (-0.257)	-3.189 (-0.554)	-1.911 (-0.086)	-3.545 (-0.492)
N	75	75	75	75

***1%**5%*10%

(六) 异质性检验

依据样本平均城镇化率，将全样本分为高城镇化组与中低城镇化组进行分组回归，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城镇化异质性。回归显示，DFI 对两组经济增长均有显著促进作用，但高城镇化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果更强。原因在于高城镇化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金融市场更完善，能支撑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发挥效能；而中低城镇化地区受基础设施、金融素养等约束，其效能未充分释放。

表 5 城镇化水平异质性检验

	(1) 高城镇化 GDP	(2) 中低城镇化 GDP
DFI	0.538*** (8.520)	0.120* (2.006)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0.653 (-0.098)	5.578 (1.173)
N	38	37

***1%**5%*10%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1—2023 年西藏七地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原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异质性，结论如下：(1) 数字普惠金融对西藏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2) 产业结构升级与政府干预是关键传导渠道；(3) 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城镇化地区效应更强。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建设。完善西藏七地市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扩大覆盖广度，强化金融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第二，畅通产业升级与政府干预传导渠道。发挥数字金融

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同时政府适度干预，弥补市场不足，确保传导路径畅通。

第三，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高城镇化地区深化数字金融与城市经济融合，打造增长极；低城镇化地区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缩小区域差距。

参考文献：

- [1] 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06):14-25.
- [2] 黄斌,云如先,吴凯霖.认知技能分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强国的新证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4,42(09):13-32.
- [3] 饶毅.国际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研究[J].金融文坛,2025,(03):13-15.
- [4] 韦东明,顾乃华.城市低碳治理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当代经济科学,2021,43(04):90-103.
- [5] 宋科,刘家琳,李宙甲.数字普惠金融能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吗?——兼论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协同效应[J].中国软科学,2022,(06):133-145.
- [6] 刘心怡,黄颖,黄思睿,等.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J].金融经济研究,2022,37(01):135-149.